

心如日暖 志比玉坚

——悼念李建树老师

王 静

清晨，睡醒惺忪打开手机，被“辞世”两字惊醒。定睛看屏幕，是李师母凌晨一点三十分发的微信：“吾夫李建树，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，于2021年12月31日21时许辞世，享年83岁。疫情防控期间，秉承夫志遗愿，不举行告别仪式，丧事从简，谨此讣告……”没等看完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这次李师母没能挺过来。刹那间，他的笑容，他的叮咛，他的顽强……一一浮现。

李建树留给我的最初印象，笑容满面，柔声细语，那是在宁波日报举办的一次通讯员会议上。彼时我早过而立之年，写作热忱仍似文学青年，偶有“豆腐干”见报，喜形于色。蒙编辑厚爱，去奉化参加副刊笔会。主持人介绍到李建树老师时，我怎么亦无法将他与心目中高大上的宁波市作协主席联系起来。李建树坐在通讯员中间，鼻梁上架副金丝眼镜，平易谦和，风趣幽默，不论熟悉不熟悉，年长抑或年轻，他都投以温暖的微笑。正是鉴于这一份平易，我曾贸然向一位正在读高一的文学青年推荐李建树老师，说可以去贺秘监祠找李建树，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。后经李建树等提携，这位高中生成为江北最年轻的市作协会员。

约莫1992年，《宁波日报》后乐园专版刊发了我的《证券风波》一文。那时的宁波既没有证券公司，也很少有人玩股票。听说我在“炒股”，母亲厉声劝阻：“规矩人是不去赚这种钱的。”我怕挨骂，又忍不住将“炒股”经历写成小文，以“芜若”的笔名投稿给了《宁波日报》。后去《文学港》编辑部，李建树笑嘻嘻地聊到了那篇《证券风波》，特别夸赞“规矩人是不去赚这种钱的”这句话写得接地气。拙作得到大作家肯定，自然惊喜交加，回家就向家人说了这件事。

李建树以儿童文学创作而负盛名，他的小说集《走向审判庭》1993年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；长篇校园小说《校园明星孙天达》1999年获第四届全国图书奖，四年后又获文化部第三届全国蒲公英奖；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高一新生》1998年获第18届“飞天奖”。据我所知，他为江北写过《应昌期传》《谈家桢传》两部专著，他创作的小说、童话、散文、评论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。无疑，李建树是个高产作家。

这几天，朋友圈里许多人在缅怀李建树，大家最感念的是李建树虚怀若谷，特别是无私地提携晚辈。2001年初，我写了一篇以慈城冯家为题材的《千年望族》，请李建树指正。李建树看完拙稿，又看了冯骥才先生写给我的书信，在《文学港》刊出《千年望族》正文前，特拟“冯骥才致作者的信”一题，全文刊登了大冯老师的书信。之后，他主编的《文学港》不仅录用了我的有关慈城望族行当的小品文，还向我推荐了时任市作协主席的周静书。正是李建树的推荐，开拓了我的创作视野，写作从纯文学向民间文艺转型。

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没有那次意外，一定会有更多的宁波文学青年得到李建树的指教、提携。2008年5月12日，突发脑梗让原本生龙活虎的李建树变成半身不遂的病人，说话含糊，饮食起居都得靠李师母照料。如此一晃就是13年。

记得李建树发病那天上午，他原本与我电话约定，要将《真情少年》一书的文档发我邮箱。过了约定时间，邮箱没有收到邮件，我便拨打李建树手机。是李建树老师接的电话，她告诉我：李建树患病被急救到第一医院。赶到医院，看到李建树毫无知觉，生命垂危……所幸天遂人愿，不久李建树醒了过来。生病前的半年间，李建树写下18万余字的半成品小说《真情少年》。在家人的帮助下，李建树以顽强的毅力，最终使《真情少年》圆满出版。我至今记得，此书在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所在地妙山小学首发。首发仪式上，李建树的女儿李欢辰有如下叙述：

“每写好一章或一节，爸爸就交给妈妈录入电脑。晚上，他会按着计算器，累计这些天来写成的字数。他就像一个老农民，春天播种耕田，秋收了，站在晒场上称一称打下的稻谷，他会为这些天的丰收而欣慰，为那些天的歉收而焦急。”“一天下午，他躺在床上，忍着肢体的疼痛，手上挂着盐水，不能动弹，这时候他想到了小说中的林树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失声痛哭，让妈妈大吃一惊，她从未见过爸爸如此伤心。原来他想到林树那么年轻就要接受不能站立的事实，而且

治疗遥遥无期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自由自在地走路。”

2008年冬天，李建树在杭州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。之后，他只能与床或沙发或轮椅为伴，医院与家“两点一线”，成为他的生活轨迹。承受岁月与病痛的双重折磨，李建树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，向读者奉上了三部作品，其中长篇小说《五美图》《新生叶小青》先后获得宁波文艺奖和宁波市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至于发表于报刊的美文更是不胜枚举。李建树身体力行地诠释了“写作就是一场生命的修行”。

每次前去探望，发现李建树静静坐在单人沙发里，右侧茶几上，不是报纸就是杂志。他开口第一句总是问我最近在写什么。一次，我谈了自己梦想多年的小说创作，并讲述了埋藏在心里的人物故事。李建树让我先试试写小中篇。说实话，我一直沉浸在民间文艺写作的我，于小说算是门外汉，而我创作野心又很大，一口气竟将心里的人

物故事都写到数十万字的《破墙弄的天空》中。2020年初完成初稿后发给几位好友看，后来再派文艺频道和《鄞州文艺》发表了部分章节。李建树得知后，“赶紧找来试读”，令我感动的是，他还专门写了评论。他仔细分析了小说主题、人物结构等写作技巧，再三强调小说不能让读者产生歧义。

李建树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之一，每完成初稿，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李建树。李建树总是为我的丁点成绩而喜而鼓。坐在轮椅上的他，看到我的《慈城年糕的文化记忆》书稿，马上写了一篇文章，贴在自己的博客里，予以肯定和宣传。2021年末，“宁波档案”公众号约我写篇年糕稿件，我特意引用了李建树十多年前写的评语：“年糕一旦带上‘年高’这一象征意义，就不单纯只是形而下的一种食品或商品了，而是上升为形而上的一种文化符号了。”

李建树驾鹤西去，再也看不到我的《新年话年糕》这篇拙文了。

家里珍藏着一张“半家福”，时隔半个多世纪，我仍清晰地记得拍摄日期为1968年8月23日。

头日傍晚，得悉外甥小南患急性黄疸肝炎。前天，姐夫无奈贱卖上海牌手表，借辆板车，当夜拉儿子上宁波传染病医院。

父母闻讯焦急万分，决定明早进城探望。我和七妹恳求跟随，父母商定，一见宁波世面也是可以。我俩欣喜若狂……

翌日小暑，当夜闷热。在外纳凉的我被妈妈唤回，说是明早要出远门，赶紧睡觉，养精蓄锐。我通宵寝不安席，生怕他们将我撇下悄悄去了宁波。宁波，是我朝思暮想的圣地，我与小伙伴曾多次争论：宁波大还是凤吞公社大？宁波热闹还是凤吞集市热闹？

忽醒忽睡，终于公鸡打鸣，东方发白。爸爸命令起床，我迅速漱口、洗脸，吃早餐。妈妈给我们穿出门衣裳。七妹一件圆领衫，是妈妈连夜用自己的旧衣改制的，比较合身。而给我穿的是哥哥旧衬衫，又长又大。我当场剥下，表示无声抗议。爸爸不高兴了，和妈妈异口同声：“难道赤膊进城？”我说：“对！赤膊光荣！”爸爸说：“胡言乱语，什么意思？”于是，我道出原委：前几天，小伙伴约我去“周莲塘大屋”乘凉。上级“政工组”领导正在给贫下中农上课，我们见状撤退。只听见领导大声呼叫：别走！你们是无产阶级接班人，听听

村童上城记

王六宝

我上“斗私批修”课也很有必要。譬如说，你们想吃好、穿好就是修正主义思想。看你们个个赤着膊，说明家庭贫困，根正苗红，像革命接班人。牢记我的话：越穷越光荣！赤膊更光荣！

爸爸听后只是苦笑，轻轻道：“什么逻辑？”我扭头要去车站，被妈妈一把抱住：“我看你上身已经‘光荣’了，两只脚就甭‘光荣’了。今天气温高、马路烫，赤脚要烫起泡。”给我穿上一双前年买的塑料凉鞋，虽然脚露出外面，勉强也可将就。

车站里，等候头班车的乘客熙熙攘攘。许久，车终于来了，大家蜂拥而上。我这个赤膊人，光溜溜像条泥鳅，钻进车内为妈妈抢到一个座位。爸爸调侃说：“介话来，赤膊也有优越性。”拥挤中，汽车开动，我兴高采烈地欢呼。但每到一站，人下去又上来，嘈嘈杂杂相当难受。尤其汽车转弯道，感觉头晕目眩。七妹举几次想吐，我俩渐渐变得郁郁不乐，没精打采。一小时后，汽车西站到了！一下车，高音喇叭传来革命歌曲，惊天动地的乐曲使我热血沸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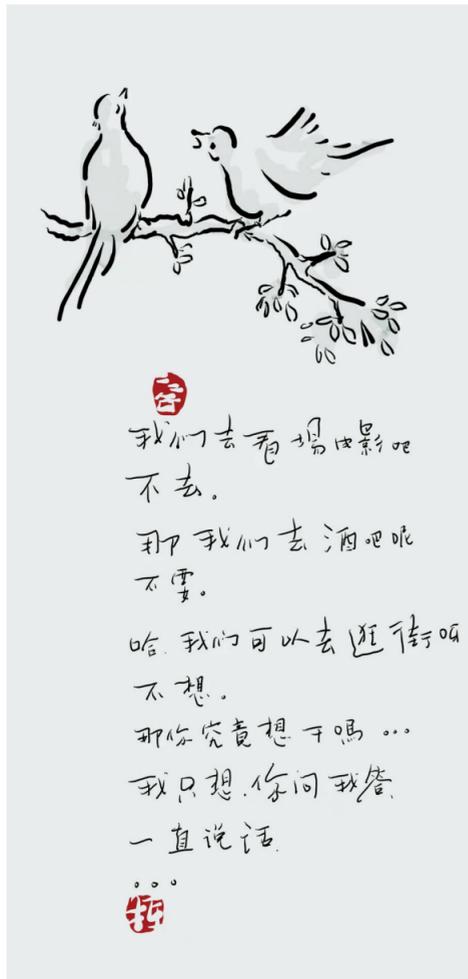
大街上，凡木结构门面大都漆得红彤彤，一律书写着金黄色的毛主席语录。此时，三辆军车徐徐开来。车上满载红卫兵小将，个个戴军帽、着军装、系皮带、佩袖章、挂像章、捧语录本，不断振臂高呼口号。七妹天真地问我：小哥，今天宁波是生日吗？

我俩开心得手舞足蹈，而爹娘担忧小南病情闷闷不乐。行过一段路，有个“为工农兵服务”岗。爸爸上前问路：“同志，传染病院往啥方向？”值班班班长在岗内出来热情指点：“过西门口板桥，往左拐沿着北斗河，见到第二医院再问一下。”

走着说着，“第二医院”映入眼帘，迎面过来一位戴眼镜、白衬衫左边挂黑袖章的儒雅男士。爸爸问他：“传染病院往哪里走？”他不假思索：“跟我来吧。”转身回去，穿马路、过电厂，到了医院门口：“到了。”我们还未道谢，他已悄悄离去。

门卫里出来一个嚼烟香烟，袖套标着“纠察队”三字的人：“你们跟他认识？”“不认识，他是带路的。”“一路上他放了些什么毒？”爸爸说：“没有语言交流。”那个人说：“那还行。同志们，我们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。这家伙是走资派，刚刚从‘牛棚’出来。”

自说自画



我们去酒吧吧？不去。那我们去看场电影吧？那我们去看酒吧吧？

不去。我们去酒吧吧？那我们去看场电影吧？那我们去看酒吧吧？

陈挥文图

快乐“敲瓦片”

张仿治

室约好，下学期回校，每人带点吃的来。后来我连自己带的什么都忘了，但是从那海来的冯同学带的东西永远忘不了——他带的是长街蛏子。按照一般吃法，蛏子是用沸水焯熟的，而冯同学却用盐炒。同样是从小长在海边的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蛏子，也从未尝到过那么好的味道——这盐炒蛏子，嚼下去有点筋道，鲜香中还带有一点甜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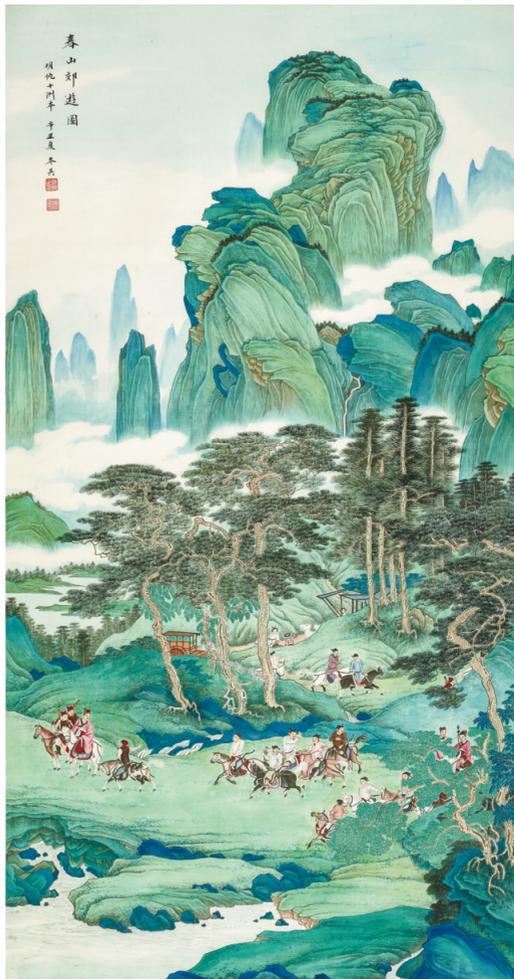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我在两所中学工作都有过敲瓦片的经历。全教研组同事一起，一年“敲”那么一两次，小菜小酒，轮流在各人家，这其中的快乐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。在C中学，全组同仁曾一起在冬至节吃“浆板汤果”，一位老师家里杀了狗，也曾请全组共享。在B中学，因为老师来自五湖四海，敲瓦片时，每个人拿出自己家乡菜的绝童年牌火柴，就在野外捡点枯枝点着了，拿这连毛都没焐过的麻雀烧烤起来。当不知是香还是臭的焦味很浓很浓时，就灭了火肢解麻雀。我分到一条腿，咬了一口，好像还有点生，就丢掉了。

其实，“摆乃碗”也不是绝对虚拟，如果有条件，还是会有它“现实主义”的时候。记得我童年时就曾有过一次，一个小伙伴搞到两只麻雀，大家商量着，从家里偷来童年牌火柴，就在野外捡点枯枝点着了，拿这连毛都没焐过的麻雀烧烤起来。当不知是香还是臭的焦味很浓很浓时，就灭了火肢解麻雀。我分到一条腿，咬了一口，好像还有点生，就丢掉了。

当年敲瓦片时难忘的插曲，至今还能想起几个。

一次，一位老师去河里洗菜，回来时，却少了一条鲫鱼，问他，他说，有一个成语你们知道不？我们问他什么成语，他说：“如鱼得水。”“此话怎讲？”“我把鱼放在河里洗，它碰到水高兴非常，我一不留神，它就挣开我的手，自己去游山玩水了。”实在是强词夺理！鲫鱼是海鱼，而且从来没买到过活的，怎么会游到河里逃走？分明是他不小心把鱼掉下水了。于是就罚他酒。可是这位老师是海量，又哪里罚得倒他？

又一次，餐桌上差差不多上齐时，忽然发现缺了蟹！买菜的老师分明记得是买过的，而且价钱比别的菜都贵，怎么会不见了？细细回忆起来，当时付了钱，却把整袋蟹遗忘在水产贩子的摊头上了！还能不能拿回来？眼看“瓦片”就要开“敲”，而且室外正“北风那个吹”，可是没办法，粗心的买菜者只得邀了一位伴，戴好口罩顶着寒风骑自行车去菜市场碰运气，心里明知是不可能要回来了——价值好几十元呢，况且又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谁



春山郊游图

岑其绘